

真的会有预知梦吗？



还是一个诡谲悚栗的精巧局计？

死亡案件中超自然的迷雾，

纯爱尽头的完全犯罪！

日本推理小说大师

典藏系列

预知梦

〔日〕东野圭吾◎著
赵博◎译

海南出版社



预知梦

〔日〕东野圭吾◎著
赵博○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预知梦 / (日)东野圭吾著；赵博译。

—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2007.11

ISBN 978 - 7 - 5443 - 2182 - 2

I 预 II. ①东… ②赵… III. 推理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6721 号

版权公告

YOCHIMU by HIGASHINO KEIGO

Copyright © 2000 by HIGASHINO KEIG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..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
Ltd..

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.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 - 2007 - 1076

预知梦

(日)东野圭吾著

赵博译

责任编辑 野夫

※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0898 - 66812776

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(570216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×1210 毫米 1/32 印张：7

字数：153 千字

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443 - 2182 - 2

定价：18.00 元



东野圭吾(Higashino Keigo)

近年备受瞩目的日本推理小说家。1958年生于大阪，1981年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专业，1985年处女作《放学后》获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，1999年《秘密》获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，2006年《容疑者X的献身》获第134届直木奖，东野圭吾是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罕见的“三冠王”。他早期以清新流畅的校园推理小说起家，并以缜密细致的剧情布局获得了“写实派本格”之美名，后期的创作逐渐突破传统推理的框架，在悬疑、科幻、社会等多个领域都有所涉及，同时还保持作品兼具文学性、思想性和娱乐性，不停地带给读者新鲜的阅读感受。东野圭吾的小说一直颇受影视界青睐，目前已有19部作品被搬上屏幕，其中电影《秘密》、《绑架游戏》（片名为《g@me》）、《湖边凶杀案》、《变身》、《手纸》，电视剧《白夜行》等为中国观众所熟悉。其影视作品甚至对韩剧也产生了影响。东野圭吾已成为亚洲的重量级作家，也是广大推理迷最喜爱的超级宠儿。

东野圭吾系列作品好评上市



《湖边》

情人的尸体横在眼前。
妻子说：“是我杀了她。”
在揭开凶杀案的谜团时，
也揭开了一个人性的疮疤……



《秘密》

妻子和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乘坐的巴士坠崖了。
在妻子葬礼当晚，女儿清醒了过来。
但是，附在女儿身体上的，却是死去妻子的灵魂。
本作品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，并被改编为同名
影片。



《侦探伽利略》

发生自燃的青年人的头，只有心脏腐烂的尸体，灵魂脱体的少年。
面对着种种怪事，刑警拜访了自己的好朋友——天才物理学家汤川。

热线电话：010-62978181

责任编辑：野 夫

封面设计： 大象设计工作室
010-84803033 刘清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Contents

目录

- 第1章 预知梦 /1**
- 第2章 见到幽魂 /47**
- 第3章 骚灵 /91**
- 第4章 鬼火之谜 /133**
- 第5章 预知梦之少女篇 /173**



第1章

预知梦

尽管房子周围被高高的砖墙围得严严实实，翻起来却并不费力。男子是开着车来的，是那种家用轻型卡车。他踩着卡车的货箱，轻而易举就攀上了围墙，然后不做停留，直接进入了院子。

院子很宽敞，房子也很高大。他并不清楚房间的详细布局，只知道礼美的房间在哪里。但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。

房里的灯光全都熄灭了，只有夜明灯还淡淡地照着院落。他尽量避开微弱的灯光，慢慢移动，来到房子的南侧。这边也有院子，草坪的一角支着用来练习高尔夫球的球网。看来，房子的主人很喜欢打高尔夫球。房子的主人就是礼美的父亲。

一间库房紧挨着墙。库房很高，即使是滑雪板这样的大件也应该能轻松地放进去。

他站在库房旁边，抬头望着房子。头顶就是阳台，到了阳台上，就能见到礼美了。

他两手搭在库房的房檐上，用引体向上的动作上了房顶。有金属咯吱咯吱的声音发出，不过幸好不大。

站在库房顶上，阳台近在咫尺，他感觉到了内心的激动。窗内，礼美在做什么呢？

他扒着阳台的栏杆，像猴子一样吊起来，又蹬着雨水管的金属零件，攀上了阳台。几年前曾练过的器械体操，现在派上了用场。

他朝房间走去，那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

他把手伸向落地窗，轻轻向两边用力，拉开了窗子。他放心地松了一口气。礼美，你果然在等着我呢……

窗户打开几十厘米后，他脱掉鞋，钻进屋里。脚踩地毯的感觉通过袜子传递给他，仅仅如此就让他十分感动。终于来到礼美的房间了！

他环视着房间，面积大概有十个榻榻米左右，书架、书桌、立式钢琴等物品在黑暗中隐约可见。

接下来，他的目光被一张双人床吸引住了。那张床上，他梦寐以求的姑娘，正裹在柔软舒适的被子里香甜地睡着。

“不，”他想，“谁知她是不是真的睡着了呢？没准她已经察觉了我的到来，故意装出一副熟睡的样子。”

他一步步向床边靠近。周围飘着阵阵花香，令他心神荡漾，一股奇妙的感觉在心中涌起，那是一种与高贵的存在相伴的感觉。

礼美闭着眼睛，美丽至极。即便在黑暗之中，仍能清清楚楚感受到她的美丽，他感到了内心的震撼。

他伸出右手，想去触摸她的脸颊。他相信这样一来，所有的故事都将上演。她会睁开双眼，看着他莞尔一笑，对他说：“你终于来了……”

就在他的指尖马上要碰到礼美的脸颊时，他觉察到了空气的流

动，他猛然回头，门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个人。

“离礼美远点！”一个声音严厉地说。

那个人手里似乎拿着什么东西。一支泛着黑光的长枪筒闯入他的视线。

他慌忙离开了床边。他清楚地看到，对方端着枪。

他起身跃出阳台，朝库房跳下去。几乎同时，枪响了，他身后的窗玻璃碎了一地。

淋着玻璃碎片，他在心中呐喊：礼美，这是为什么？！

2

草薙俊介叼起一支烟，点燃。他正准备把烧完的火柴梗丢进烟灰缸中，忽然停下手来。烟灰缸里还有一支没吸完的烟，大概只燃了1厘米。他想起来，这是1分钟前自己刚刚放进去的。

坐在旁边的牧田偷偷笑着。

“草薙，看来最近你够累的。”

草薙搓灭了烟灰缸里的那支烟。

“身体倒没那么累，只是，怎么说呢，提不起精神，总在想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，有没有做点有意义的事。”

“我也是啊，”牧田把咖啡杯倾斜着，“不过，反思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”

“真有你的，类似于‘人总在成长’这种台词，我可说不出来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来，我告诉你，”草薙把脸凑向牧田，“人能够成长，那是在刚成为刑警后不久。等这行干久了，人就逐渐变坏了。你看看咱们股长就知道了。”

牧田忍不住噗哧笑了出来。

“这么说，草薙，你早就变坏了？”

“嗯，变坏了，不早点给我调工作的话，我就不能重返社会了。”

这时候，服务员从身边经过，草薙让她再加一杯水，服务员脸上流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，可能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喝咖啡，每次都只要求加水的缘故吧。

只要杯里还有东西，在咖啡店里坐多久也不会被赶出来——这是他的老调子。不过由于马上要来一个人，他想，或许有必要再加一份咖啡了。

“啊，是不是那个人？”牧田指着咖啡店门口问。

一个穿着开领短袖衬衫和牛仔裤的男子走了进来，腋下夹着一个包。可能是因为留着三七分的发型的原因，只有27岁的他看起来却很稳重。

男子的目光在店里巡视一周，定格在草薙他们身上，因为没有其他坐在一起的顾客比他俩更像刑警，其他的都是一家人、情侣或成群的高中生什么的。

“您是中本先生吗？”草薙问走近的男子。

“对。”男子点头。可能因为觉得对方是刑警，他看起来有些紧张。

“我是给您打电话的草薙，这位是我的同事牧田。休息的日子还麻烦您跑一趟，真不好意思。”今天是周六。

“不用客气，外出顺便而已。”中本坐下来。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，中本点了一杯咖啡。

“您打高尔夫球吗？”

听草薙这么一问，中本露出一副毫无准备的吃惊表情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您的左手告诉我的。您的右手被晒得很黑，左手却几乎没有被晒的痕迹，所以我推测，您没少练习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我妹妹已经说这只手很难看了。”中本把左手藏在桌子底下，露出难为情的笑。看得出，他的紧张已经缓解了不少。

“您和家人说过要和我们见面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怕万一告诉他们我以前的同学出了事，要我去见刑警，他们会胡思乱想的。”

“是啊，”草薙点点头，“电话里也和您说过了，我们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，我们只想看看我们说的那东西。”

“我明白，已经带来了。”中本把包放在膝盖上，从里面拿出一本毕业纪念册，“请过目，在您提到的那个地方，我夹了便签。”

“多谢了，那就请允许我们看看吧。”草薙把纪念册拿到手里。

这真是一本年代久远的纪念册，外表是花格子的硬质封皮。虽然草薙对别的内容也有些兴趣，不过他还是先打开了夹着黄色便签的那一页。

他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惊叹声：“好漂亮的画啊！”

“那个家伙很擅长画画。”中本说。

那是用彩色铅笔画的一个娃娃，少女模样，栗色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，看起来像是外国娃娃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，白色的下摆随风飘舞。鞋也是红色的，袜子是白色的。

娃娃旁边用签名笔写着“上中学后也请多多关照！——坂木信彦”。但最能引起草薙注意的，是画在一角的一把小伞，伞下并排

写着“坂木信彦”和“森崎礼美”的名字。

“看来确实有，”草薙把纪念册放到桌子上展开，指着画着伞的部位说，“在这儿。”

“是吧？”中本笑着回应，笑容有些复杂。

“中本先生，您有没有问过他，这个名字的主人是谁？”

“他说是他未来的恋人，不管谁问，他都只会这么回答。周围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女孩，甚至‘森崎’这个姓，我们都没听说过。因此，我们认为那是他胡乱编出来的名字。”

“您确定这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写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我毕业之前让班上所有的同学写的。”

“后来这个纪念册被放在了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一直放在壁橱的纸壳箱里。翻这个的时候，让我有机会顺便把壁橱整理了一下。”

服务员端来了咖啡，中本没加糖，津津有味地啜了一口。

“您是只有那个时候和嫌疑人坂木的关系比较亲密吗？”

“也说不上亲密，只是在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时是同班同学。中学一直也没有同班过，高中不在一个学校，中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”

“有这两年的记忆就足够了。他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？”

“这就记不大清楚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唯独他说过的关于未来恋人的话，我倒是记得很清楚。简单说来，他是个奇怪的人。他不怎么和大家玩，我也没有在学校之外的地方碰到过他。”

“那他是不是受气包或者有自闭倾向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，”中本苦笑着说，“按现在的说法，有可能是吧，不

过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。”

中本一直用着不确定的口吻。

草薙看看牧田，用眼神问他有没有问题要问。后辈刑警摇了摇头，用眼神回答道：这种局面还有什么可问的？

“请问，”中本开口了，“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事是真的吗——坂木侵入的那户人家姓森崎，那家的女儿叫……”

“请等一下，”草薙伸手打断了中本，“我想，您肯定有很多问题要问，但在真相大白之前，我们不能透漏关于搜查的任何信息，这是规定。”

“啊……是吗？”中本挠挠头。

“这个可以由我们暂时保管吗？”合上纪念册，草薙问他。

“噢，当然可以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等鉴定结束后马上还您。”

“不用着急，反正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。”中本又啜了一口咖啡。出了咖啡店，草薙把纪念册递给牧田。

“你拿这个，先回搜查本部。不是有一些从坂木家搜出来的他小时候的记事本和笔记什么的吗，和那些笔迹对照一下。估计这个就算我不说，别人也会教你这么做的。”

“那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顺便去个地方。”

“顺便去个地方？股长又要发牢骚了。”牧田窃笑着说。

“你就告诉他，我去伽利略那里了，这样他就不会发牢骚了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去汤川老师那里啊，”牧田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